



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

古希腊文明：西方文明的摇篮何以迅速坠落

□ 吴亚女

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作东方文明中的一颗明珠，那么古希腊文明则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摇篮。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爱琴海地区就出现了早期文明。公元前5世纪左右，古希腊孕育出西方文明的一个高峰，亚历山大东征更是开启希腊化时代，将古希腊文化传播到更广阔地区。但与此同时，希腊世界飞速没落了。尽管古希腊人在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，但整个希腊世界只是众多城邦的松散集合，内部纷争不断，在政治上始终无法相融。在内忧外患之下，古希腊文明最终走向衰落和中断。

地中海孕育了古希腊文明

“陆地中间的海洋”与爱琴文明。当我们谈起古希腊文明时，往往说它是海洋文明的代表，这一通俗说法，指出了地中海在古希腊文明发展中的地位。地中海，顾名思义是“陆地中间的海洋”，环绕着它的几个区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古代文明。海洋隔绝了人们，但人们驾驶船只越过海洋，前往地中海区域的各个地方。自古以来，古埃及、古希腊和近东地区就有密切联系。

古希腊文明是地中海区域众多文明中的一支。希腊半岛是欧洲大陆南部伸入地中海的一个半岛，整个岛屿进一步向爱琴海展开，形成星罗棋布的小岛，一起构成了希腊世界。希腊的岛屿地形多样，有山地、河谷、坡地、沿海和内陆平原，自然资源种类丰富，爱琴海北部岛屿盛产木材、阿提卡产有银矿。希腊岛屿以山地为主，人们散落在各个地方，形成规模较小的村落，依靠着不太肥沃的小块土地生活，多数岛屿面积都比较小，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自给自足，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取必要的粮食、矿产和其他生活资源。这样一来，人们就不得不借道海洋，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，互通有无。广袤的海洋和多山岛屿的地理条件共同塑造了古希腊文明。

克里特岛是希腊地区文明的最早发源地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米诺斯文明，产生了宏伟的王宫建筑群和独特的线形文字；希腊本土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则诞生了迈锡尼文明。文明一经产生，就开始交流碰撞。现代考古发现，青铜时代的文明已有不少交流往来，米诺斯人建造王宫的石材来自埃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，而迈锡尼人也引进了米诺斯制作的陶器等物品，甚至他们的身影在公元前15世纪就遍布地中海东部。

早期文明极其脆弱，很容易因为自然灾害、战争和氏族冲突走向崩溃。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，米诺斯的王宫就因为地震引发的大火被毁坏，100多年后，重建的新王宫再次经历浩劫，后来则被彻底摧毁。克里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。爱琴文明的毁灭，让希腊社会几乎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，黑暗时代持续300多年。

城邦建立与新希腊的诞生。公元前800年左右，希腊各地都形成城邦，由此拉开了古希腊文明的帷幕。希腊的城邦面积不大，有的就百余平方千米大小，往往在一天内就可以穿行完，斯巴达这种比较大的城邦大概在8000多平方千米。城市是城邦的核心区域，面积更小，城里公民人数不多，大多互相认识，平日里的公共活动都在中心区域——广场举行。柏拉图曾提到过理想城邦中的公民人数，大概在5000人。

城邦，在物理层面上，指的是城墙和墙内的城市诸建筑，以及供养城市的周边乡村地区；在非物理层面上，指的是公民的共同体，公民构成了活的城邦，与之相应的是共同体被组织起来的方式，这就构成了不同的城邦制度，包括贵族制、僭主制、民主制等。

希腊人也逐步恢复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。人们从爱琴海地区迁徙到地中海、黑海沿岸地区的海外殖民地，这些殖民地有几百个之多，移民人数多达一两百万人。东方人由于战乱等原因，也纷纷涌向地中海这一侧，来自不同国家部族的人们混合而居，频繁接触往来，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新观念，并推动希腊人逐渐形成与之前不同的文化硕果。

希腊人发展了史诗文学，包括赫西俄德和荷马的史诗，两位诗人用文字写下希腊人赖以生活的宗教世界，希罗多德夸赞说，“赫西俄德与荷马……把诸神的世家教给希腊人”。宗教渗透到希腊人的生活里，就好像是明亮的太阳一样照射在希腊人的世界里，无所不在。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，人们在高地上建立起宏伟的神庙，举办纪念神明的节日庆典，就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了神明的主宰。

希腊人也逐渐产生出不同于神话的思维方式——哲学，米利都、爱利亚等海外城邦最早发展出自然哲学，这或许是因为它们位处希腊世界的前端，与近东地区的人们往来最为频繁。哲学的产生标志着早期希腊文化逐渐成熟起来，思想家们逐渐以理性的方式对世界作出解释。

城邦文明带来了民主政治和哲学

城邦民主的诞生。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希波战争是希腊文化的转折点，希腊人团结起来战胜庞大的波斯帝国，保卫了自己的家园。这场胜利被赋予重要意义，被认为开启了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，其中以雅典为主要代表。

如果我们穿越回古雅典，那么会如何度过24小时呢？我们可以代入不同身份，比如陶瓶画匠、奴隶、重装步兵、家庭妇女等等，体验雅典人的日常生活。其中，作为公民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。雅典有着高度发达的公共政治参与模式——民主制，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，凭借自身的才能取得卓越成就。雅典的民主实践是世界上最早、最直接的民主实践，在历史上延续了140多年，被誉为欧洲民主的发源地。

公民大会是城邦最重要的部门，承担了立法、监督财政收支、选举公职人员、制定对外政策等职责，一年内举办10期，大概每36天召开4次，成年男性公民才有参会资格。公元前5世纪中叶，雅典有3万多具备参会资格的公民，不过会场容纳人数有限，加上举行次数频繁，住在偏远乡村地区以及不太富裕的公民不常参加大会，往往只有1/10的人能到场。大会召开后，所有参会者都可以现场发言，提出议案，发言结束后全体与会者会进行举手表决。

当公民大会休会时，五百人会议便代行职责，不过更多时候是为公民大会的召开准备议题。五百人会议提前审议议题，之后提交给公民大会投票。大会由500名成员组成，他们来自雅典的10个部落，每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50人，成员任期1年，终身只能当选2次。

除了这两个核心部门之外，城邦的日常运作同样需要不少公职人员，上到执政官和将军，下到负责卫生和市场活动的人员，都来自于公民群体。陪审法庭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，每年有6000名公民当选陪审员，他们需要工作200多天，每场审判需要的陪审员从500到2000多人不定。

相较于现在的公民，雅典人在政治方面的参与度非常高。“城邦之外，非神即兽”，参与城邦事务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标志。不过，民主政治同样具有弊端，比如雅典的公民大会决议有时候朝令夕改，前一天投票决定处死密提林的所有男丁，

第二天恢复冷静后又撤回决议。

古希腊开启西方哲学的源头。伯里克利曾提到，“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”。雅典处处洋溢着自由开放的气息，外邦智者纷纷来到雅典开科授徒，传授人们需要的德性；诗人们写作了流传于世的悲剧和喜剧。在古希腊的文化成就中，最恢弘灿烂的当数哲学。

希腊三贤——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他们将哲学推向古代哲学的高峰，彰显着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深邃与广博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，公民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等不断分化，城邦内部局势动荡不安，民主政治蜕变，城邦生活准则和伦理规范逐步瓦解。如何在精神生活的废墟上重建城邦，这是当时哲学家们关心的重要问题。

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，活跃于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，在市集、体育场等公共场所与民众交谈，想要唤醒雅典人对灵魂之善的渴望。他使哲学的关注对象转向人的伦理德性，并寻求对它们的普遍定义。一旦人们知道什么是德性，就能凭借知识，在政治和道德实践方面做到善好。然而，苏格拉底对雅典社会的严厉批评，引起了城邦敌对势力的憎恨。苏格拉底之死引发的真理与意见、哲学与政治、城邦与个人的问题，时至今日仍是引人深思的问题。

柏拉图继承老师的思想，更加深入地探讨什么是好生活，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培育出好人。柏拉图打了一个洞穴的比方：一个未受教育的人类类似于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，随着他挣脱束缚，转过身来逐步上升到洞穴外，他会逐渐看到太阳下的万事万物，甚至直视太阳。受过教育的标志在于不断追问“是什么”，超出相对的、变化的可见世界，寻求可知的真实世界，或者说是理念世界，理念是真正的存在，也是最完满、最合理的存在。

当柏拉图关注于另一个世界时，亚里士多德表现出不同的倾向，他将经验事物的根据奠基在事物自身之中。只要看一看拉斐尔创作的《雅典学园》，就能发现师徒二人的区别——柏拉图把手指向天空，亚里士多德则将目光投向大地。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，在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究，影响了后世的逻辑学、物理学、形而上学、伦理学、美学等学科的发展，无论是在基督教化的西欧，还是在伊斯兰教化的阿拉伯世界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造成了深刻影响。黑格尔评价说，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说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应该可以叫作人类的导师。

古希腊文明的衰弱和终结

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余晖。随着马其顿统一希腊世界、亚历山大的铁蹄向东，希腊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传播到地中海地区和东方世界。直至罗马征服埃及，这300多年被称为希腊化时代，希腊语逐渐成为“世界语言”，希腊人与外族人不断交流碰撞、互动融合，在文学、科学、哲学等方面成就斐然，形成了希腊历史中最具魅力的时代之一。

但希腊化时代是古希腊文明的落日余晖，古典文化被传播到广阔地域。与此同时，希腊世界也飞速没落，随着亚历山大彻底征服它，并远征波斯，城邦世界变成了庞大帝国的一个部分。

城邦世界的内在困难。“统一”和“分裂”是希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，统一是困难的，分裂反而是惯常情况。从诞生之日起，希腊世界就保持了小国寡民的特征，海洋和岛屿将人们隔绝为不同地区、部族。进入城邦时代后，希腊城邦间又彼此独立，一旦城邦建成，公民和外邦人就有了严格的区分，毕竟公民共同体是活的城邦。在城邦历史中，公民身份作为一项特权，始终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。500多年里，整个希腊世界始终是众多城邦的松散集合。

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开始，100多年里，希腊城邦内部列强争霸，纷争不断。希波战争之后，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导者，短暂地建起地中海帝国，但很快陷入与斯巴达的纷争中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是雅典由盛转衰的标志。斯巴达的霸权维持没有多久，又被底比斯取代，紧接着底比斯也衰落了。对希腊人来说，长时段的稳定只能是奢望。

内部分争留下了一个虚弱的希腊世界。房屋和田地被毁坏，葡萄藤和橄榄树被砍伐，大量财富被掠夺，最重要的是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，尤其是公民群体，他们是参与战争的主力。公元前5世纪，雅典大概有25万—30万居民，其中公民3万多人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，席卷的瘟疫至少带走了雅典城内的1/4居民，而西西里远征惨败也损失了1万名重装步兵，还有3万—4万其他人员，更别说其他大大小小的战斗。城邦公民不断减少，但又无法将外邦人纳入城邦中以补充公民人数，结果便是大量补充奴隶，加上公民财产和社会地位不断分化，城邦内部矛盾尖锐。

马其顿崛起于希腊世界危机之时，也给纷乱的地中海世界带来历史更迭的可能性。原先的希腊是一

个城邦世界，纷争不断，某一城邦夺得霸主地位后，主要是夺取资源供给城邦，很少主动向外扩张，也难以将被征服者转化为公民，无法建立和维护较大的国家；亚历山大东征后，创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。不过，帝国是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的伴随结果，却从未建立起一套组织架构，将有着不同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地区整合为统一体。亚历山大逝世后，帝国很快分崩离析。应该说，以君主为核心的政体模式，更有可能长时间维持在某一广阔地区的霸权。300多年后，罗马人才真正建立起帝国，尽管付出了不少代价，但至少给古代世界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。

结语

文明的发展，离不开彼此的交流碰撞、吸收借鉴。古希腊孕育出了诸多思想文化成果，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它们是独属于希腊人甚至西方人的精神奇迹。古希腊文明并非横空出世，在吸收埃及、近东等地区的文化元素后，希腊才孕育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形态。古希腊文明辉煌而短暂，巅峰时期不过100多年。希腊人发展出来的文化征服了罗马，但政治意义上的希腊，却被后者吞并与终结，古希腊文明由此中断。

回首古希腊文明，辉煌之下亦有阴影。如果一个文明，只有少数人能被当做真正的人，而忽视人数众多的妇女、儿童；公民群体广泛参与公共政治，却需要奴隶劳动来维持社会生活；执着于获取霸主地位以恩泽城邦，却往往因战争使人们陷入更贫瘠的生活，那么它能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吗？在获得领导地位后，又如何能够维持共同体的团结呢？希腊城邦世界有其辉煌成就，也因其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没落。

“引大海之法流，洗尘劳而不竭。传智灯之长焰，皎幽暗而恒明。”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，古希腊文明对人类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尽管“言必称希腊”的时代早已过去，但是古希腊文化的种种要素仍然穿越时空，尤其是通过14—15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科学革命，与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，共同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。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已经中断的古代文明，既是了解人类文明的血脉来源，也是厘清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关联与区别，更是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，借以引导我们解决时代症结。这是有待我们去回答的真问题。

【作者单位：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史教研部】